



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

2014-2015

广东中短篇小说精选

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

2014-2015

广东中短篇小说精选

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

主 编	张知干	蒋述卓
副主编	杨 克	范英妍
统 筹	熊育群	
编 辑	艾 云	王十月 黄礼孩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4-2015广东中短篇小说精选 / 广东省作家协会编
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7. 4
(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)
ISBN 978-7-5360-8305-9

I. ①2… II. ①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3998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欧阳蘅 李珊珊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庄海萌

书 名	2014—2015 广东中短篇小说精选 2014-2015 GUANGDONG ZHONGDUANPIAN XIAOSHUO JINGXU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22.5
字 数	433,000字
版 次	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5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马 拉	送释之先生还走马（短篇） / 001
邓一光	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（短篇） / 020
王威廉	佩索阿的爱情（短篇） / 037
王哲殊	琴声落地（中篇） / 056
王天翼	乌有咏叹调（短篇） / 086
皮佳佳	方死方生（中篇） / 095
吴 纯	烧衣（短篇） / 112
吴向东	黑色的歌声（短篇） / 116
彤 子	月光曲（中篇） / 132
陈崇正	碧河往事（短篇） / 157
陈再见	扇背镇传奇（中篇） / 167

林培源	秋声赋（短篇） / 195
南翔	甜蜜的盯梢（短篇） / 209
秦锦屏	冬天里的一把火（中篇） / 221
黄金明	讲故事的人（中篇） / 249
曾楚桥	我痛（短篇） / 278
盛可以	小生命（短篇） / 288
盛琼	罗锅姑姑（短篇） / 302
盛慧	南风天（短篇） / 314
鲍十	东北平原写生集（短篇） / 322
傒哈	颤动的日光（短篇） / 332
蔡东	布衣之诗（短篇） / 345

送释之先生还走马

马 拉

马一凡爱热闹，他爱热闹是出了名的。他爱的方式和一般人不同，他喜欢和人聊天。喝杯茶，一聊就是几个小时，高兴起来，通宵达旦也是正常的。

人好相处，又有钱，还尽量给自己找闲，马一凡的朋友不少，除开生意场上的，多半是读书人，说得更准确点儿，是文艺圈的。马一凡喜欢和这些人玩儿——他们能聊。用他生意场上朋友的话说，这他妈一帮傻逼文人，别的本事没有，就他妈会吹，吹得天花乱坠，真让他们干点事儿，狗屁不会。他们说，马一凡也听，偶尔反驳几句，面带微笑的。生意场上朋友都说马一凡是儒商，说多了，马一凡心里不舒服了。儒商？就他这鬼样子，还儒商，也太糟蹋“儒”这个字了。他把“儒”字看得很重，觉得那是学问的意思。马一凡大学读的是法学，在他看来，那是“术”，跟“学”字半毛钱关系没有。

凡事都有原因，马一凡是浙江人，自古以来，江浙文风鼎盛，文人雅士那是一批一批地出。巴掌大个城市，一翻开县志，历史书上大名鼎鼎的人一把一把。即使到了现在，要讲文风，还得提江浙。马一凡在走马镇出生，走马镇是个小镇，依山环水，镇子里有好几块牌楼，都是镇上有人中了进士后修的。走马镇上，学问好的人不少，文脉一直未断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等关门闭户了，给后辈讲学的老人也不是一个两个，当然和以前是不能比了。

马一凡的太爷爷中过举人，当时政局已经坏了，老先生不愿入仕，在镇上开了个学堂，教孩子们读书，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。就在前些年，马一凡还在家里找到过太爷爷的画，还有书法，纸张发黄了，墨迹却依然清晰，看着那字画，马一凡连连摇头，可惜了这么好的字画。马一凡把太爷爷的字画裱了，请懂书法绘画的朋友来看，都说好，还让马一凡拿出去拍。马一凡没同意，他想得比较多。太爷爷字画虽好，毕竟不是名家，这年月，真识货的少，看的都是名头，太爷爷的字画拿去拍，拍不出多少钱来，他不缺这点钱。留着字画在家

里，也给后人一点警示，马家也是有文脉的。

这天晚上，马一凡在朋友画室里喝茶聊天。聊了一会儿，马一凡拿起笔，摊开纸，涂抹了几笔，他画的是荷花，大写意。画家在旁边看，偶尔指导下，这笔落得不对，这儿构图可以再调整调整。画了一张，马一凡揉成一团，又摊开一张纸，写几个字，马一凡的字写得不算差，用朋友们的话说，出去骗骗人还是可以的。等马一凡写完，换了张纸，画家也拿起笔钩几笔，就那几笔，马一凡看出来了，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还是有差别的。写写画画，又坐下喝茶。

过了一会儿，马一凡突然站了起来，走到画案边上，摊开一张纸，拿笔蘸了蘸墨，望着画家说，你觉得搞个国学培训班怎样？画家笑了起来说，这个不用你搞，外面现成的就有。马一凡在纸上画了一笔说，我说的不是那种，怎么说呢，我一下子说不清。我觉得重要的是提供一种氛围，而不是真学到什么。听马一凡说完，画家说，你说的这种氛围，现在是找不到了，哪里还有人静得下心来。马一凡又涂了几笔，对画家说，如果有这么一个班，你愿意让你的孩子来不？画家说，那当然好。马一凡放下笔说，我明白了。

回到家已经很晚了，老婆孩子都睡了。马一凡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好在天很快就亮了。等老婆起床，马一凡对老婆说，你还记得释之先生吧？老婆一边做早餐，一边说，你说哪个释之先生？马一凡说，还有哪个释之先生，我们镇上的那个。马一凡一说，老婆想起来了，她说，哦，那个释之先生啊，我怎么会不记得。马一凡说，有好久没见过释之先生了。老婆说，你快十年没回去了，怎么突然想起他来了？马一凡没接老婆的话，自顾自地说，像释之先生这种学问人品的怕是快绝迹了。老婆说，你要是不说，我都快忘记他了，你这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

老婆见过释之先生一次，那还是在结婚前，马一凡带老婆回家见父母。老婆是北方人，见什么都新鲜。马一凡带着老婆满镇子逛，带她看他小时候爬过的院墙，读书的学校，还没来得及拆的小巷子。走到一个巷子口，马一凡停住了，对老婆说，我带你去见个人。马一凡说这话的时候，满脸严肃，语调也低了。老婆笑了起来说，是什么大人物，看你一脸严肃的。马一凡说，古人！老婆就笑了。

马一凡牵着老婆的手，往巷子里面走，巷子铺着青石板，青石板有年头了，踩得油光水滑，要是拿水一洗，怕是能照出人影来。巷子边的墙上，长了斑驳的青苔，还有零星的野草。走到一个小院子门口，马一凡敲了敲门，过了一会儿，里面传来一个声音，谁呀？马一凡说，我，马一凡。哦，一凡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马一凡说，前两天回的，想看看马爷。院子门开了，一个妇人站在门口，看了马一凡老婆一眼说，这是你女朋友吧？昨天我还听人说你带女朋

友回来了。马一凡拉过老婆说，叫婶子！老婆乖巧地叫了声“婶子”。妇人把马一凡两口子让进院子，一边走一边说，马爷出去散步去了，大概快回来了，你们先坐一下，我去泡杯茶。马一凡连忙说，婶子，不麻烦了，我们坐一会儿就行。

两个人在院子里坐下，院子边上栽了一排芭蕉，长得又高又大，边上还有几棵梅花，还不到开花的季节。院子不大，除开他们坐的石桌，就剩下一棵高大的刺槐。院墙是青砖的，有些剥脱的样子，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老婆看了马一凡一眼说，一凡，这是老宅子吧？马一凡“嗯”了一声。确实是老宅子了，据马一凡爷爷说，他小时候，这院子就在了。老婆说，你们江南就是精致，我们那儿可跟你们这儿不同。两人坐了一会儿，妇人出来了，端了两杯茶说，你们先喝茶，马爷应该快回来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马一凡听到院子外面有脚步声，他连忙站了起来。一个穿着青衫的老人走了进来，马一凡喊了声“马爷”！老人看了看马一凡说，你是？马一凡说，马爷，是我，马一凡。老人张开嘴，“哦”了一声说，哦，是你啊，一凡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马一凡回过话。老人招呼马一凡坐下问，怎么想到回来看看？马一凡不好意思地看了老婆一眼，老人笑了起来说，要结婚了？马一凡点了点头。妇人给老人端过杯茶，老人喝了口茶，和马一凡聊了几句，都是些闲话，末了，老人说，字还在练吧？马一凡脸有些红，低声说，练得少了。老人又“哦”了一声说，也是，都忙，手里头哪有这种闲工夫。马一凡说，辜负马爷教导了。老人说，既然来了，到屋里坐坐吧。

进了屋，到了书房，光有些暗。老人伸手打开灯，屋里一下子亮堂起来。马一凡朝四周看了看，房间的陈设和以前差不多，几乎没什么变化。中间是一个长台，台面上铺着羊毛毡，边上摆着笔架、砚台、笔洗等一些用具，台面上还有一幅字，看墨迹还新鲜。围着墙壁是深色的檀木书架，凌杂地摆满了书，多是画谱和字帖，线装书也有一些，更多的是各种版本的典籍，老人读的是古书。马一凡跟老人学过一段时间的书法，算是不严格的弟子。老婆拉着马一凡的手，有些好奇，趁老人转过身，老婆吐了下舌头，做了个鬼脸。

马一凡走到案台前，看台面上的字。老人在边上看着马一凡，看了一会儿问，一凡，你看这字如何？马一凡说，马爷的字我不敢评。老人笑了起来说，哪有什么敢不敢的，你说说你的想法。马一凡硬着头皮说，马爷的字是越来越好了。说完，脸上热了起来，老人转过脸，问马一凡老婆，你觉得这字如何？马一凡老婆说，我不懂书法，怕说不好。老人说，随便说说，又不是出考题。老人说完，马一凡老婆站过来，认真看了一会儿，笑起来说，马爷心情好。老人饶有兴致地问，何以见得？马一凡老婆说，马爷的字有苏黄的影子，苏黄的

字写得潇洒尚意，两人不得志，字里隐约还是有怨气，马爷的字却写得欢快，由此见得马爷心情好。听她说完，老人把字往边上拖了拖，也没说话，却伸手把边上卷好的一卷纸展开。展开一看，是画儿。摊开几张摆在台面上，老人问，那你觉得这画儿呢？马一凡老婆朝老人一笑说，马爷，我乱说，您别当真。老人微微点了点头。马一凡老婆说，我看马爷的画儿，有朱耷先生的痕迹。朱耷先生笔墨狂放，意境冷清，那鸟兽虫鱼都变形得厉害，于险处见用心。马爷的笔墨有朱耷先生的趣味，心境却是不同，朱耷先生心冷，近乎死，马爷则是静，视万物于无形，有些物我两忘的意思。马一凡老婆说完，马一凡汗都快出来了。老婆是清华毕业的，以前没听说她懂字画的。听她这么一说，再看马爷的画，似乎也有些道理。尽管如此，马一凡还是有些紧张，他怕马爷生气。没想到，老人却笑起来说，一凡，你这姑娘有些意思，很会说话。听老人这么一说，马一凡心里算是安稳了。老人问马一凡老婆，你读的是哪个学堂？马一凡老婆说，清华大学。老人点点头说，清华的国学也是红极一时的，只可惜后来断了，你还知道这些不容易。说完，老人对马一凡说，一凡，你要结婚了，我没别的东西送你，送幅画给你吧！马一凡连忙摆手说，马爷，不客气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敢收。老人把台面上的画卷起来，又摊开一张纸说，乡野村夫，随手涂抹，算不上什么贵重东西，你也别客气了。老人给马一凡画了一幅荷花——并蒂莲。画完，老人题了首诗，又认认真真盖印章。盖完章，老人看着画说，你们新婚，画朵并蒂莲也算应景。

马一凡收了释之先生的画，这意思他明白。虽然释之先生说是乡野村夫随手涂抹，但他的画是真值钱。释之先生不大参加书画圈的活动，他字画的好却是有口皆碑的，在浙江算是数一数二的名家。他有个脾气，不拿画换钱，也是因为这个，他的画有价无市，偶尔流出几张，也有各种原因，不便外表。除开字画，释之先生的学问也好，这个知道的人就没那么多了。马一凡爷爷给马一凡讲过，他们那一代人，数释之先生学问最好，命运也最曲折。释之先生的祖上是中过进士的，镇上的牌楼，有一座便是释之先生祖上建的。

马一凡想请释之先生出山。

过了几天，马一凡买了机票，回了走马镇。镇上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楼房越来越密集，塞得镇子满满当当的。围着镇子的河还在，水不像以前那么清了。回到家，跟父母打过招呼，马一凡问，释之先生还住在那里吧？他父亲说，释之先生倒是还住在那里，镇上的巷子院子都拆得差不多了。本来释之先生的院子也是要拆的，政府给的拆迁款也不少，释之先生不肯，说他在那里过了一辈子，换别的地方不习惯，他说他是要死在那个院子里的。释之先生一个大名人，他不肯搬，也没人敢强拆，那院子怕是要成老古董了。听父亲说完，马一凡松

了口气说，释之先生身体还好吧？那倒是好得很，别的人是越过越没精神，释之先生头发是白了，脸色却是红润，古人说的鹤发童颜大概就是他那样子。马一凡彻底放心了。

在家里吃过晚饭，马一凡上街买了些水果，去看释之先生。好几年没回去了，镇子变了样子，马一凡凭着记忆兜了几个圈子，才找到去往释之先生家的巷子。巷子还和以前一样，青石板暗暗地反射着路灯的光。走到门口，马一凡莫名的有点紧张，他想，释之先生怕是又认不得他了。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马一凡敲了敲门，里面没响动。马一凡又敲了几下，听到院子里的脚步声了。他双手提着水果，望着院子上空的刺槐，一团模糊的阴影，芭蕉又长高了，越出了院墙。门开了，马一凡看到释之先生站在面前。和父亲说的一样，释之先生头发白了，精神看上去却不错。见了释之先生，马一凡说，马爷，是我，马一凡。释之先生看了马一凡一眼说，哦，一凡，你回来了，到里面坐吧。

进了院子，到书房里坐下，释之先生给马一凡泡了壶茶说，你有好些年没有回来了吧？马一凡说，是有好几年了，难得马爷还记得。释之先生端起茶杯说，镇上的年轻人，回来的越来越少了，就算回来，也是匆匆忙忙。马一凡朝四周看了看，还是以前的样子。马一凡站起来，看了看书台上的字说，马爷的字写得越来越好了。释之先生说，老了，好是谈不上了，写写画画算是个寄托。说完，看着马一凡说，我本以为你还会练练字，读读书，没想到你也不读书了。马一凡脸上一红。释之先生接着说，你小时候跟我练字读书，那时候，我也心慌意乱，没用心教你们，对不起了。马一凡连忙说，马爷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

两人喝了杯茶，又聊了一会儿，释之先生问，你回来是有什么事吧？马一凡说，是有事，而且是大事。释之先生笑了笑说，你们的大事，多半都是生意，走马镇被你们这些生意人搞得不像样子，我这个院子要不是我拼着一把老骨头守着，怕是也被你们拆了。马一凡接过话说，马爷，我这次的大事还真不是生意。释之先生抿了口茶说，说来听听。马一凡给释之先生添了点茶说，马爷，我这事做不做得成，还看马爷你的意思。释之先生笑了起来说，莫非你也是看上了我的院子？马一凡连连摆手说，不是，不是，这样的事情我哪里敢做，事情是这样。

马一凡把他的想法说了。等马一凡说完，释之先生脸色沉重起来。过了半晌，释之先生叹了口气说，一凡，我老了，懒得动了。再说了，外面的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，我都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，就不凑这个热闹了。等释之先生说完，马一凡站了起来说，我还记得马爷以前教我们的，一凡虽然不成器，这么些年，却一直不敢忘。从您这儿受到的教益，我受惠一生。我虽然做不来学问，也懂得学问是滋养人的。马爷您一身学问，想找个传人怕是难了，但让后

人多少受些教益却是可以的。释之先生吹了吹浮在杯里的茶沫说，一凡，你要是来跟我说这个，那就请回吧。要是还想聊聊，就把这个话题放下。

从走马镇回来，马一凡有些失望，不多，他早料想到事情没那么容易。

回到海城，马一凡对老婆说，学堂先要搞起来。老婆问，释之先生答应了？马一凡说，没有。老婆笑话马一凡说，你连老师都找不到，还办什么学堂。马一凡却说，学堂办起来了，老师自然就来了。马一凡说得信心满满，老婆却有些担心，她说，一凡，你是不是再想想，别把事情给搞砸了。

要找个合适的地方也不容易，随便租个地方，马一凡不愿意，他不能委屈了释之先生。那些天，马一凡一直忙，忙着找地方。他和生意上的朋友谈过他的计划，都是些生意人，马一凡一说，他们就明白了。他们给马一凡介绍了不少地方，马一凡去了一看，连连摇头说，这地方不行，氛围不对，我要做的这个学堂，跟别的学堂不一样，不是补习班。我要的不是多高级，气场要合拍。次数多了，他们有些不耐烦了，都说，马一凡，你到底想找个什么地方？马一凡想了想说，学堂，你知道吧，要像个读书的样子，我不说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起码环境要优雅，一走进去，心能静下来。有人说，马一凡，你是不是想搞成古代那种书院的样子？马一凡点了点头说，那样当然更好了。

又过了些天，有人给马一凡打电话，满电话的兴奋，老马，我找到个好地方了，你过来看看。马一凡放下电话，开车出门。两个人会合了，朋友说，老马，这个地方你要是再觉得不合适，那我是真找不到了。

车停在一条窄窄的街道上，拥抱着街道的是一条河，好吧，那是海城的母亲河，海河。街道前方不远，有一棵巨大的榕树，榕树的枝干斜斜地伸向河面，根须自然地垂下来，有些碰到了水面，有些没有。巷子很窄，过不了车，马一凡跟着朋友往里走。巷子两边都住着人家，还有老太太搬了小板凳，坐在门口剥大蒜。走了三四十米，朋友在一个院子面前站住，对马一凡说，老马，到了。院子是青灰色的墙砖，门楼高悬起来，还有木雕的花纹。朋友敲了敲门，有人从里面出来，把门打开了。

进了院子，一下子开阔起来。院子中间种了鸡蛋花，还有一个鱼池，养了杂色的锦鲤。靠着墙边上，有一排石桌石椅。让马一凡意外的是，堂屋里还挂着中堂，看纸色，有些年头了。房子是砖木结构的，有点古色古香的味道。一看到这些，马一凡心里想，就是它了。找了这么久，就是它了。

请释之先生出山，马一凡花了些心思。他再次回走马镇是在半年后，学堂里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，就差一位先生。偶尔，等人都散了，马一凡在学堂里坐下，看着满池子的锦鲤，他似乎听到了琅琅读书声，又仿佛看到童年的自己正坐在椅子上，挺直腰身临帖。都是好些年前的事情了，好多事情都忘了，而

这些闭上眼睛就如同昨天。风从院子里吹过去，枝叶摇摇晃晃。马一凡的影子印在地上，跟着他的步子慢慢移动。他想起了古代的书生、月色、归鸦嘶哑的鸣叫。

见到释之先生，还是在释之先生的书房。听马一凡讲完，释之先生说，一凡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我在镇上读点书，随意涂抹几笔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，你这是在害我啊！马一凡喝了口茶说，马爷，我知道这个事情为难您了，我做得也唐突。但我还是想请您过去看看，您要是不喜欢，随时可以回来。过了好久，释之先生缓缓透出几句话来，一凡，你的苦心我是明白的，只是，怎么说好呢，你觉得这社会真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吗？马一凡正色说，马爷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未必不可为。听马一凡说完，释之先生把手搭在椅背上说，好吧，那我过去看看，不过，你也别抱太大希望，有些事情强求不得。

释之先生到海城当晚，马一凡约了几个朋友陪释之先生吃饭，都是文艺圈的，生意上的朋友，马一凡一个没约，他怕坏了气氛。释之先生研究国学，还擅书画，有几个懂文学、画画的朋友陪着，马一凡放心些。

过了些天，马一凡带释之先生去了学堂。学堂请了两个阿姨，帮着做卫生，照顾释之先生的起居。进了学堂的院子，释之先生朝四周扫了一眼感慨地说，一凡，你有心了。马一凡连忙说，马爷喜欢就好。说完，领着释之先生往里面走。马一凡给释之先生准备了书房，可供释之先生写字画画，书台和椅子都是按释之先生家里的样子定制的，甚至书架都有几分神似。书台上放了笔墨纸砚，书架上放了些书，不多。马一凡对释之先生说，马爷，您先凑合着用着，需要什么东西，你跟我说。

看完学堂，两个人在院子里坐下，阿姨冲了壶茶上来。释之先生靠在椅子上，眯着眼睛说，真没想到到了这个年纪，我还背井离乡做起了先生。马一凡笑了一下。释之先生睁开眼睛说，一凡，按说你是个生意人，不做赔钱的买卖，你做这个怕是亏得厉害，耗时耗力，也不见得讨好。马一凡拿起茶杯说，马爷，我倒觉得我是赚了，赚得还不少。

两人聊了一会儿，马一凡对释之先生说，马爷，你老说什么时候开学，我们选个日子做个仪式，就算这学堂正式开了。释之先生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说，仪式？马一凡说，我看古代的学堂，开学了，都有个拜师礼，我们这儿既然讲国学，礼仪怕也是要的。你这都是从电视上看的吧？释之先生说。马一凡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，释之先生又说，那古代的学堂，还要给先生束脩，你是不是还要给我拿几斤肉来？马一凡一愣，听得出里面的讽刺，却见释之先生摆了摆手说，一凡，那些东西就不要搞了，做学堂又不是做戏班子，我不图那个热闹。学生想来，就来吧，有一个，我教一个，有两个我教一双。有孩子陪着，我也

热闹些。你要是真有心，有空过来陪我聊聊天，一个人在这里，人生地不熟，多少还是有些闷。马一凡连忙说，马爷放心，你不说我也会经常过来看你的。释之先生说，那就好，喝茶喝茶。这里阳光比走马镇好多了，树也绿，我把老骨头晒得都有点软了。

学堂开了，每隔两天，马一凡会去学堂看看，和释之先生聊聊天。问起释之先生是不是习惯，释之先生说，蛮好。马一凡一再叮嘱学堂里的阿姨，要照顾好释之先生，要是先生要什么要求，就跟他说。阿姨说，释之先生很随和，没什么要求，做什么吃什么，搞得她们都有些不好意思。平时空了，释之先生会和她们聊聊天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马一凡放心了，他重新练起了书法，用释之先生的话说，他那两笔字，都是江湖字，看起来有些模样，实际上跟书法扯不上边。释之先生书房里添了个花瓶，插了几支干莲蓬。

大约过了个把月，学堂里的学生有七八个了，都是马一凡朋友的孩子，主要是生意场上的。孩子送到学堂了，他们想着什么时候请释之先生吃个饭，表示个意思。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到马一凡手机上，马一凡说，我们就不客气了，都是自己人。朋友们不乐意了，他们说，马一凡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请先生吃个饭还不行吗？打得多了，马一凡也烦了，他知道这帮人的脾气，你要是不答应，他们能没完没了地缠着你，直到你妥协为止。马一凡怕打扰到释之先生，想了想，还是给释之先生打了个电话。听马一凡说完，释之先生说，人家也是一片好心，饭就不吃了，哪天有空，你约他们到学堂坐坐吧。

马一凡把释之先生的意思跟朋友们说了。刚开始，他们不乐意，一听是释之先生的意思，也就算了，坐坐就坐坐，以后的事情慢慢来。找了个日子，一帮人约着去了学堂，还有人带了酒菜打包过来。马一凡一见他们手里提着的酒菜，头都大了，这他妈一帮生意人，不喝会死还是怎么的？人都来了，就认了吧。马一凡趁着没人，硬着头皮对释之先生说，马爷，对不住，都是生意人，到哪儿都吆三喝四的，他们还带了酒菜来。释之先生却笑了起来说，今晚月色不错，喝点小酒，倒也是蛮有意思，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喝酒了。

听释之先生这么说，马一凡连忙招呼大家搬了张桌子到院子里，又让阿姨拿了碗筷。菜摆上了桌子，酒也倒上了。释之先生先站了起来说，谢谢各位赏脸，老朽年纪大了，外面的热闹是不习惯了，各位都忙，还麻烦大家过来，对不住了，这杯我敬各位。说完，把酒喝了。释之先生喝了这杯，桌上热闹起来，纷纷给释之先生敬酒，马一凡挡住说，马爷您老意思一下就行了。释之先生说，没事，没事，你不知道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爱酒的。马一凡有些看不明白了，他想，马爷是不是在这儿闷坏了？

喝了几杯酒，谈起了学堂，都说这个学堂好，一看就是个读书的地方。释

之先生吃了口菜说，要讲读书，现在读的书和以前读的书是不一样的。我讲的这些，都是些屠龙之术，用不上了，有阵子流行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，再后来学英文、奥数，我们这些老古董，怕是要扔进垃圾堆了。说完，对坐在旁边的马一凡说，就你傻，还当个宝。桌上的人都笑了起来，释之先生幽默。释之先生摆了摆手说，幽默谈不上，我说的是心里话，你们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，能学到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们也别期望太高。听释之先生这么一说，在座的都说，释之先生太谦虚了，您是读书人，是秀才，我们的孩子能在您这里读书，那是福气好。

等人都散了，马一凡陪着释之先生聊天。释之先生望着天上的月亮说，一凡啊，刚才我在那里胡说八道，面上看他们都捧场，那是给老先生一点面子。实际上，他们都是叶公，好的不是真龙啊，他们只是要有些东西装装门面。你说，什么时候，学问变成了装点门面的东西？现在的孩子学书学画，学乐器，又有几个是真心喜欢的？都是不得已。我教这些孩子，不指望他们学到什么，只想给他们养点心性，懂点道理。马一凡点了点头说，马爷，我明白的。

又过了个把月，有朋友打电话给马一凡，约马一凡一起吃饭。马一凡不太想去。马一凡爱热闹，却不喜欢喝酒，和做生意的朋友一起，他们都喝酒，马一凡抿一口，或者喝茶意思都不大。除开正经谈生意，马一凡不喜欢和做生意的朋友混在一起，他宁愿找搞文艺圈的聊天。电话打了几次，马一凡不耐烦了，有什么事儿你说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习惯，我喝不得酒，看你们喝酒，我无聊得很。朋友说，一凡，这次真有事儿，就我们两人，没别人。你过来，一定要过来一下。马一凡没办法了，到底还是去了。

朋友约的是咖啡馆，马一凡是吃过饭去的，他想，吃过饭，你总不能再摆个酒局吧。到了咖啡馆，马一凡打朋友电话，朋友说在六号房。马一凡有点意外，两个大男人喝咖啡本就有点奇怪了，还躲在包间里，搞得见不得人似的。到了包间坐下，马一凡放下手机说，搞得神神秘秘的，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？朋友笑了笑说，我老实本分的生意人，能犯什么错误。说完，按了一下服务铃，让服务生送两杯蓝山过来。朋友问，来点小食？马一凡摆摆手说，不用了，刚吃过饭，这会儿还撑得很。

咖啡上来了，马一凡加了点奶，没加糖，他不喜欢甜腻腻的味道。他拿勺子搅了搅，咖啡散发出自然的香味，马一凡把咖啡端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又放下了说，你这搞得，我都不敢喝了。朋友笑了起来，我还下毒不成？马一凡说，我倒不是担心这个。这事儿蹊跷得很，你什么时候请我喝过咖啡？朋友抽出根烟，点上，对马一凡说，一凡，我想跟你谈谈释之先生。朋友说完，马一凡愣了一下，朋友约他，什么事儿他都想过，包括借款、做项目，甚至情人出

问题了让他擦屁股，独独没想到会跟释之先生有关。马一凡说，释之先生？朋友用力吸了口烟说，对，释之先生，我想跟你谈谈释之先生。马一凡笑了起来说，和你谈释之先生？你不是想装文化人吧？朋友没搭马一凡的话，自顾自地说，释之先生是个牛人啊！一凡，不瞒你说，释之先生来之前虽然听你讲过，我也没当真。释之先生来了，把孩子送进去了，我还真百度了一下，查了下释之先生的资料。马一凡望着朋友说，然后呢？朋友竖起大拇指说，牛人，确实是个牛人！说完，从包里拿出几张打印纸来，递给马一凡说，你看看。马一凡扫了几眼，是关于释之先生的一些介绍。朋友打印的资料，那些信息马一凡都知道。现在，他想知道朋友到底想干什么。见马一凡没吭声，朋友继续说，一凡，释之先生是个富矿啊，只做个先生太浪费了。马一凡拿起杯子，喝了口咖啡，有点苦。放下杯子，马一凡说，我觉得做先生挺好。朋友说，我没说不好，只是觉得有点浪费。想了一下，朋友说，一凡，我们可以一起开发释之先生。

话说到这儿，马一凡明白了。朋友从包里拿出一张纸，在桌上慢慢摊开说，一凡，你看看，这是释之先生的字吧？马一凡看了看，点了点头。朋友说，我查过了，释之先生的字画在国内书画家中处于一线水平，就这几个字，如果裱起来，进拍卖行，少说也能拍个三五万的。朋友还没说完，马一凡指着桌上的字激动地问，你这字从哪儿来的？朋友慢条斯理地把字卷起来说，一凡，你别火急火燎的，我没偷也没抢，这字是我儿子带回家的。马一凡愣了一下。朋友接着说，本来小家伙的事情我是不关心的，也懒得理。前几天回家早，看儿子对着这幅字练字，虽说我是个外行，也知道我儿子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字来。就问他这字谁写的，儿子说是释之先生写的。再一问，才知道，释之先生给每个学生都写了，说是让他们对着练。一凡，什么叫浪费？这就是浪费啊，巨大的浪费。马一凡坐不住了，他想走。

出了咖啡馆，马一凡上了车，他想去学堂，找释之先生聊聊。从新城区到老城区还有点距离，马一凡开了车窗，他心有点乱。车开到了河边，停在巷子口，马一凡下了车。想了想，又开回家了。

马一凡把事情跟老婆说了。老婆看了看马一凡的脸色说，一凡，你是不是担心出事？马一凡说，能不担心吗？老婆笑了起来说，一凡，我觉得你有点神经过敏了，释之先生教书法，写几个字让孩子们照着写也没什么。再说了，释之先生写这几个字，不成章不成句的，又没盖章题款，别人就算拿了也没什么用。马一凡说，亏你还是清华的，想事情想得这么简单。释之先生的字画值不值钱，你以为那帮孙子不知道啊？释之先生今天送书法，明天就能送画，字不成章句，画总还是画吧？老婆想了一下说，那倒也是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马一凡说，手长在释之先生身上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，顶多也只能提醒提醒释之先生。

他还是去了学堂，见了释之先生，两人聊了一会儿。马一凡说，自从马爷来了，小家伙练书法的积极性明显高了，字更是进步飞快。释之先生笑了起来说，夸张，书法哪是几个月见得了效果的。马一凡试探着说，我看小家伙把马爷的字拿回家了，这可要不得。释之先生说，不是他拿的，我让他带回家的，靠学堂里这点功夫，还是不够，写个帖子，让他们回家对着练。马一凡想了想说，马爷，这怕不太合适。释之先生望着马一凡说，你说说看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马一凡说，马爷，我怕有人动坏心思。听马一凡说完，释之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说，你是说，怕他们拿这字做文章？马一凡点了点头。释之先生叹了口气说，要是真这样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在学堂坐了一会儿，释之先生说，一凡，你陪我到河边散散步吧。

出了巷子，到了河边，河水像一面刚出土的青铜镜，泛着墨蓝的光。远处的灯光落在河面上，随着水波一荡一漾。马一凡陪着释之先生沿着河岸慢慢地走。释之先生没有说话，双手背在后面，马一凡跟在释之先生边上，也没有说话，两人沿着河岸走到大榕树下坐下。释之先生看着榕树说，海城里的物件，我这就喜欢这榕树。马一凡说，我也喜欢榕树，枝繁叶茂的。释之先生伸手指了指贴着河面的根须说，都说榕树是落地生根，独木成林，那些是生不了根的，没土，这环境就不在了。就算它再想扎下根来，也是镜花水月，终究是个梦。马一凡接过释之先生的话说，终究还是有落在土里生根发芽的。释之先生摇了摇头说，一凡，你还不死心，有些东西勉强不来的。尽尽人力，其他的，释之先生一根手指指了指天上说，看天意。我是一把年纪的人了，倒是无所谓了，所谓名，所谓利，都看淡了，老天爷总有一天要收我回去。人一死，万事皆空。这把老骨头在，能让人利用一下，也未必是坏事。一凡，你也别计较在意，看淡些。既然释之先生都说了，马一凡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学堂热闹起来，除开学生，家长也来了。马一凡每次去学堂，总能碰到一两个人在那里，陪着释之先生聊天。这些人马一凡都认识，都是朋友。看到马一凡，他们都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马一凡的脸色却不太好，反倒显得马一凡小气起来。在释之先生的书房，来的人看着释之先生写字，释之先生写完，那边就开始叫好，大师，果然是大师手笔。释之先生一笑，把写完的揉成一团，又铺开一张纸说，刚才那张有几笔不对，应该这样才是。释之先生拿起笔蘸了点墨，对马一凡说，一凡，你帮我牵一下纸。马一凡牵纸的表情有些不情愿，他知道，接下来会有人说，释之先生，这字写得太好了，要是先生肯赐一幅，那我要好好裱起来，挂到客厅里。等释之先生写完了，满意了，他会拿着笔，仔细看几眼说，几笔烂字，上不得厅堂。你要是喜欢，送给你了。来人自然欢喜，于是，释之先生题款，盖章。这字就算送出去了。马一凡心疼，释之先生以前

是极爱惜他的字画的，哪里舍得随便送人。都是骗子，一帮骗子，马一凡心里一阵一阵地疼。

开了头，事情就好办了，向释之先生求字的人越来越多，来的也不空手，多半带着茶叶、酒，也有带墨带笔带纸的。茶叶和酒就不说了，笔墨纸都是好东西。马一凡懂的不多，看释之先生摸着笔墨纸的神情，像摸着自家孩子似的，马一凡敢肯定那是好东西。也有给释之先生封红包的，厚薄不一，递给释之先生时，客气地说，释之先生，一点小意思，您老别嫌弃。碰到这种情况，释之先生会说，拿回去，拿回去。他不肯收，来的人要是还过意不去，硬要塞给释之先生，释之先生也不说话，拿起笔，蘸墨，在写好的字上涂一个圈或者打两个叉，这字画就废了。见过几次，都学乖了，不再给释之先生塞红包，尽量挑些文房用品，也有给释之先生找古书的，都是发黄的线装本，普通的本子。宋版是不可能了，都知道“一页宋版一两金”。

释之先生的书房渐渐满起来，书架上的书多了，茶叶和酒堆了两个架子。只有马一凡和释之先生两个人时，释之先生指着茶酒说，一凡，你去看看，有喜欢的拿去喝吧。马一凡说，马爷，您老留着慢慢喝，我有。释之先生看马一凡一眼说，一凡，你是不是有些意见？马一凡说，马爷，您想多了，我哪里会有什么意见，做什么事情，您老觉得开心就好了，人活一辈子，不就图个舒服嘛！马一凡说的倒也不是假话，见多了，也就习惯了，释之先生愿意送，那是他的事情，他马一凡有什么损失，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说得世俗点，释之先生来了海城之后，谁收释之先生书画最多？还是他马一凡。平日里，马一凡过来，释之先生有了满意的作品往往会拿给马一凡看看，问问马一凡的看法。马一凡说不上来，释之先生也不介意，他摆出两张字来，告诉马一凡这字为什么好，这个为什么不好，还把马一凡当学生。指点完了，顺手拿章盖上，指着字说，一凡，这个送给你了。头两次，马一凡还推辞了一番，后来就不推辞了，他喜欢释之先生的字，这是其一，其二他也知道释之先生的字值钱。几个月时间，马一凡数了数，释之先生送了他五幅字，还有两幅画，应该说都是释之先生近期比较得意的作品。这字画值多少钱？算不准，也说不准，但肯定不会少，如果从生意的角度讲，他请释之先生过来肯定是赚了。

朋友再次找到马一凡是在半年后了，那会儿，海城到了春天。树还是绿的，见不得多少新芽，海城的四季变化不大。两个人还是喝咖啡，谈的还是释之先生。情况有些变化了，释之先生给每个学生家长都送了字，有些慕名而来的，也没让人空手回家。释之先生的名声在海城慢慢铺展开来，书画圈的都知道，释之先生到了海城，在学堂里做先生。他们去看望过释之先生，请释之先生给书画爱好者上过课。海城搞展览，书法家协会、美术家协会出面请释之先生参